

雙

槐

歲

抄

雙槐歲抄叙

宋左禹錫裒諸家雜說為百川  
學海元陶九成纂經史百氏為  
說郭類書紀載庶其備矣今予  
觀於黃公雙槐歲抄甚有所得  
而嘆古人多遺論也夫長樂黃  
公南海人也蘊道立德博學宏

詞抱志負才思奮庸於時以大  
厥施起鄉薦養太學願乃弗錄  
南宮僅典一邑以老平生搦觚  
著述凡所聞見朝披夕撰日積  
月累始

景帝嗣位七載逮

孝皇御極八禩歲抄乃成

聖神功德書焉人文典禮書焉天  
地祥青書焉經史異同書焉懿  
行美政書焉異端竒術書焉考  
諸旣往驗諸將來大有關係殊  
非裂道德乖倫彛拂經背正費  
歲月於鉛槧者比也故今考之  
為卷十為目二百二十約可該

博小可括大簡可勝繁無蹈襲  
無補綴無標竊可信可法可觀  
可興可以訓誡勸懲罔不具焉  
評者以為應仲遠之風俗通蔡  
中郎之勸學篇不是過也乃若  
博古物如張華覈竒字如楊雄  
索異事如贊皇公知天窮數如

淳風一行可無其長亦何必訂  
古語為鈐契寃諺談為稗官搜  
裨恠為鬼董燕資譴浪調笑為  
軒渠子以稱雄於枝苑談圃為  
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  
之多見而識之此萬世作者法  
程也茲長樂公殫智竭勞畢四

十年遵孔氏之遺教輯僊者之  
完書示今傳後不亦賢於人遠  
矣哉我

朝宣正以至弘德館閣臺省宗工  
學士各紀聞見著為錄記談說  
自成一家邇年尚述大夫萃而  
傳之名曰今獻彙言博物洽聞

殆與黃公斯抄互相羽翼左陶  
二子惡足專美前世哉小子無  
似幸不棄於泰泉詹學鉅篇示  
軌受迪多矣敢拾俚語置諸末  
簡詢芻蕘之一得來葑菲而不  
違竊屬望於博雅君子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秋八月望



雙才  
一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資治尹刑  
部右侍郎致仕前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奉

勅總督漕運巡撫山東南畿大庾  
劉節書

雙槐歲抄序

夫著道莫最乎纂述厥用維五  
而疵亦稱是焉蓋叙古者用乎  
擇者也贊今者用乎確者也品  
才者用乎公者也考業者用乎  
會者也諦文者用乎理者也是  
故美具於擇惡濫以蔽美也鑒

永於確惡誣以廢鑒也賢重於  
公惡闇以妨賢也功即於會惡  
紊以隱功也作貫於理惡認以  
類作也斯纂述之恒局云予觀  
長樂令黃公雙槐歲抄未嘗不  
心注其思而深慨其遇矣夫是  
之為書言乎其古也蒐羅群籍

維典乃憲辟則武庫洞開而神  
物焜耀粹其擇矣言乎其今也  
明良之際開物成務攤日月而躡  
雲漢昭其確矣言乎其才也采  
瑩弃瑕而告靡德掩廓其公矣  
言乎其業也因事以表伐而審  
勢以裁變標其會矣言乎其文

也穠辭謠讖据撫罔漏然卒規  
之於雅節綜其理矣居諸中秘  
鑒戒其脩乎推諸州里道化其  
興乎施諸四方文儒學士不有  
矜快於先覩者乎昔應劭沿風  
俗而通義成世南工賦詠而書  
抄富溫公志獻納而稽古詳東

萊慕演撰而事記顯馳藝苑者  
籍餘沃焉玩是書之華固足以  
比隆於諸子要之精蘊宜未可  
以紀載窺也雖然予故有深慨  
焉公惟篤古之行超萃其才內  
弼亮而外宣風盖優舉焉乃疏  
格於五事驥淹於百里四十年

匡濟之懷附之鉛槧以老所謂  
德澤不加于時欲垂空言以詔  
後世者無亦異代而同遭歟抑  
慶澤之源猶瓜瓞也於語有之  
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粵洲封  
君相世弗耀而風操特重宮端  
先生蔚然懸深源之望於天下

雙槐名亭始有侯耶王氏徵之  
矣書十卷凡二百二十篇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  
郎致仕前巡撫雲南湖廣地方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後學南海  
黃衷書



雙槐歲抄序

儒者之學通古今達事變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而已矣予質性踈魯雖頗  
嗜學然於道望洋殊未有得乃日事  
操觚每遇所見所聞暨所傳聞大而  
縹緗之所紀小而芻蕘之所談輒即  
抄錄歲自景泰丙子以迄于今四十  
年于茲而編成焉凡

聖神功德必書崇大本也人文典禮必  
書急大務也天地祥青必書期大化  
也經史異同必書決大疑也懿行美  
政必書昭大節也異端竒術必書正  
大經也言今必稽諸古言天必徵諸  
人言變必揆諸常言事必歸諸理此  
予著述之志也自顧學識謏陋擇焉  
而不精詞藻拙弱語焉而不詳蒐括

踈漏猶登山望遠而近不知毛舉細  
瑣猶入室觀近而遠不察徒爲飾轅  
覆瓿之贅物焉爾何足以塵藝圃而  
辱牙籤也哉昔者成式雜俎志怪過  
於齊諧宗儀輟耕紀事奢於白帖然  
而君子弗之取何則多聞不能以闕  
疑多識不足以畜德故也今予此書  
得諸朝野輿言必證以陳編確論採

諸郡乘文集必質以廣座端人如其  
新且異也可疑者闕之可厭者削之  
雖鬱于性命之理若不足爲畜德之  
助而語及古今事變或於道庶幾弗  
畔云雙槐亭名在廣郡會城予解組  
後栖息處也時

大明弘治乙卯仲春穀旦七十迂叟  
前琴堂傲吏香山黃瑜廷美甫謹書

受祝歲抄目錄

第一卷

聖瑞火德

講經興感

御製逸詩

醉學士詩歌

春王正月辯

宋元通鑑

何左丞賞罰

風林壬課

嘉祚祥異

文華堂肄業

尊孔衛孟

貴妃禮制

禮儀尚左

禁水火葬

宋復三筆

朝雲年小句

國初三都

中都閱武

朝會紀事

西域曆書

國子試魁

聖旨立坊

兩魁天下

海定波寧

丁丑再試

劉學士

邑俊升郡學

孝義家

臣節忠謹

詠初月

姓名相同

綱常為治

御寶文移

第三卷

三丰遜老

聖孝瑞應

劉伯川善觀人

胡貞女

史孝子

冷協律

姚少師

長陵八駿

柳庄相術

金尚書際遇

甲申庶吉士

洪恩靈濟宮

營建祥異

觀燈應制

駕馭文武

臨涖本貫

周憲使

龍馬

玉簫宮詞

首甲硃書

古註疏

過揲九六

解氏兄弟

觀物吟

第四卷

聖子神孫

詩歌純粹

文淵閣銘

太孫侍從

孝子擢大學士

陳情願仕

端本策

盧師二青龍

臺官占后星

都堂先兆

秦新名諱

宋元倫理



經書對句

銜甲吐卷

典史大魁

斷鬼石

歷事六科

外任改京秩

曹月川學行

猗蘭操

謫官盡職

賜降虜姓名

恩宥軍伍

陳御史斷獄

第五卷

閱武將臺

內府教書

蒙古瓦剌

朶顏三衛

倭國逸書百篇

朝覲旌勵

石主事採師

胥椽官至尚書

士夫孝行

塲屋知人

京軍邊軍

馬政

周鳳錢曄

戊辰登科錄

賈斌進忠義集

蠱吐活魚

寃魂入夢

巳巳禦虜諸將

因災却瑞

雨滴謠

太學生進諫

易儲詔

京闈二科舉首

第六卷

北京十景

太玄洞極潛虛

夏二子

曹教諭詩評

禱神弭寇

先聖大王

草廬原理

皇極觀物

性敏善斷

龔指揮氣節

井妖致殞

旌忠祠

王忠肅公

薛尚書論禮樂

張都督不欺

馬楊二義士

非非國語

第七卷

金錢銀豆

黃冠始末

王清罹難

太宰上壽

南苑射獵

布衣進心學圖

壽星塘

蓮峯卿雲

登科夢兆

湯陰精忠廟

岳武穆遺詩

理宗本生系

莊周亂名實

薛文清公德學

邸邸官寮

彭蠡纜精

絕句近唐

古廉叙織錦圖

第八卷

名公詩識

全寅 王泰卜筮

唐試進士排律

宋賜進士詩

夜見前身

河套墩臺

車戰器械

西番遇狄

四代通禮

始終清操

棠花表節

貞燕烈鴛

木工食一品俸

三十六宮

緣木求魚

尹氏八士

祭公芮伯

襄邸朝禮

玉堂賞花

馬恭襄殊錫

萬祺祿命

鵲橋仙

草馬骨羊

妖僧扇亂

獄囚冤報

椽人妻

第九卷

南京科道

莊定山

追復位號

林玠降箕

伏闕泣諫

諫竹言志

建州女直

彭陸論韻

龍洲魁識

妻救夫刑

山阜變占

瑞夢堂

文武換易官秩

會試論表

援例入監

龍與蜘蛛鬪

京官折俸

援溺得子

六臣忠讜

簡除保舉

荆襄兵兆

卜馬益

才力不及

名書古器

東海二仙

虎臣進諫

道具體用

獎賢文

第十卷

孝穆誕聖

進御當夕

卷之五

五

御製靜中吟

午朝奏事

謫仙亭

湯李自相標榜

劉綿花

牛生麟

籌邊翊治策

劉王疑冢

天地神化

名字稱呼

給由賑濟

瀋陽雜異

木蘭復見

長幼禮嚴

聖賢後裔

裴周二大魁

何孝子

進士教職長史

哈密

馱魚辯



一月千江

子陵太白

丘文莊言行

保舉神童

脩省直言

先大父長樂府君蘊道立德思奮庸于時領薦後  
即挈家游宦十有五年於外乃返會城以老故見  
聞甚富然必參伍研覈歲增月潤始成是編惟館  
閣一二事猶闕疑焉比佐竊祿留院堂之東一鉅  
櫃肩鐫案牘雖吳元年楮墨完整如新因據而補  
之洪武中科第及永樂初吉士姓名是也憶孩提  
時府君抱哺日置諸膝先考過庭時時問及名理

神化披閱語類諸書且誦且談既瑩所疑則笑曰  
程朱語我矣又奚疑焉其篤信如此聞邸報時事  
輒嘆曰蠻夷猾夏寇賊姦究雖帝世不能無也然  
明良率作脩其本以勝之今也機軸轉移竟何如  
哉竟何如哉江湖之憂形諸抄中者深矣及佐七  
八齡教以數與方名偶弄筆作河洛點畫見之喜  
溢眉宇遂遣就外傳今恭閱是編音容如在感念  
罔極爲之愀然因書目錄後以示子孫尚寶歲之  
嘉靖癸卯秋八月既望奉直大夫春坊右諭德無  
翰林院脩撰嗣孫佐頌首百拜謹書

雙槐歲抄卷第一

聖瑞火德

太祖高皇帝功德福祚超越邃古貞應之符有開必先自堯舜以來未有若是之盛也初

皇考仁祖淳皇帝居濠州之鍾離東鄉

皇妣淳皇后陳氏嘗夢黃冠饋藥一丸燁燁有光吞之既覺口尚異香遂娠焉及誕有紅光燭天照映千里觀者異之駭聲如雷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十有八日丁丑日昃時也河上取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幃鄰有二郎神廟

其夜火光照耀及天明廟徙東北百餘步自是室中常有神光每嚮晦將卧忽煜爚若焚家人慮失火亟起視之惟堂前供神之燈耳帝王之生必有聖瑞章章如此及討元狄旗幟戰帽襖裙皆用紅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既葬

仁祖

淳后之明年爲至正乙酉淮楚間童謠曰富漢莫起樓窮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至即

吳王位元年丁未卽羊兒年也明年戊申建元洪武六月壬寅彰德路天寧寺塔忽變紅色自頂至踵

表裏透徹如煨鐵初出于爐上有光焰迸發自二  
更至五更乃止癸卯甲辰亦如之先是河北有童  
謠云塔兒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  
主人公其應如此未幾元主北遁而天下一統矣  
又

仁祖先家泗州盱眙有第一山元人文若題詩其上  
曰汴水東流過舊京恢圖妙筭入

皇明暫携諸將停歸騎來看中原第一城詩作於元  
而

皇明之句又與

國號相符然則

聖皇之興所以開億萬年無疆之休者夫豈偶然之故哉

講經興感

丞相忠勤伯汪朝宗 廣洋 乙未歲以儒宿被

召爲令史彙除照磨正軍都諫司都諫事

太祖於草昧之初諫行言聽及有天下召入中書封伯爵尋與胡惟庸並承爰立之命其所著詩集名鳳池吟藁有奉

旨講賓之初筵詩叙曰 臣 梁貞用古詩三百十一篇

輯成巨帙進供

睿覽元之秦先生良卿周先生侍坐

上躬親檢閱以賓之初筵一詩

命臣廣洋直言講解顧念學問迂踈曷足發揚古作者之微旨據經引註敬爲演繹

上亦爲之興感乃曰衛武公一諸侯也九十衰耄尚能令人作詩自儆復令人朝夕諷詠期于不忘矧今以可爲之年當有爲之日何不激昂黽勉耶仍命臣廣洋繕寫數十本頒賜文武大臣俾揭于高堂欲常接乎目應乎心以古賢侯爲自期視武公初

意尤昭著而浹洽矣觀其所叙蓋在爲都諫時也  
聖祖當興王之時崇尚經學非徒悅之於心即欲見  
之於行而又

上下交相儆勵如此真可爲萬世勸講之法也梁貞  
者浙江耆儒後官至太子賓客國子祭酒秦元之  
名從龍元御史寓鎮江周良卿不知何許人相傳  
初渡江時聘秦周丘三老待以客禮有謀則召之  
惜丘逸其名

御製逸詩

太祖高皇帝在軍中喜閱經史操筆成文雄渾如元



化自然嘗謂侍臣曰我起草野未嘗師授然讀書  
成文渙然理順豈非天生邪見於

御製文集者可槩見已今得逸詩二首

賜都督楊文云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  
刀馬鳴甲冑乾坤肅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  
終有種穴中螻蟻更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  
春深慶百勞

賜善世法師文彬鳳陽行云老禪此去正秋時臨  
淮水碧見蒼眉月明淮海鏡清影廣寒處處影常  
隨水簾洞口溪雲白知是山人愛游客淮海月高

何禾房才  
卷一  
天氣涼西風凋葉櫬長陌清霜將降鴈鳴天淮之  
南北盡平川荆山神禹鑿役使多幽玄禪心若欲  
與對越切莫將心戀丹闕野人本與紅塵隔且  
去溪邊弄明月聲律醇正音響清越真所謂昭回  
之光下飾萬物雖工於唐者萬不逮也

醉學士詩歌

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

上覽川流之不息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  
爲之賦成 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  
賦以進宋濂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

東黃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寘口評於其間已而賜坐  
勅太官進天厨竒珍內臣行觴觴已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出跽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  
勝杯酌志不懾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

上曰卿姑試之濂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曰卿更宜嚼一觴濂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濂舉觴至口端又復

瑟縮者三

上咲曰男子何不慷慨爲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

上大悅濂顏面變頰頰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咲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曰西風颯颯兮金張特會儒臣兮舉觴目蒼柳兮梟娜閱澄江兮水洋洋爲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玉海盈而馨透泛瓊筍兮銀漿宋生微飲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驟踰踰美秋景兮共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洪武八

年八月七日午時書灑既醉下筆故傾字不成  
列甫綴五韻

上遽召灑至命編修官朱右重書以遺灑遂諭灑曰  
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  
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灑五拜叩首以謝

上更勅侍臣應制賦醉學士歌者四人考功監丞  
革克勤給事中宋善方徵彭通聞而續賦者五  
秦府長史林温太子正字桂彥良翰林編修王璉  
張唯典籍孫蕢彭與孫皆吾廣人也

國初新安趙東山先生

汝著春秋師說述其師言楚

望

澤

春王正月辯曰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

之正月而據文定則春字是夫子特筆故曰以夏  
時冠周月又謂夫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  
此則正月亦是夫子所改蔡九峯則謂周末嘗改  
月引史記冬十月為證如此則時或是夫子所移  
易以此說夫子豈不誤哉澤之愚見只是依據三  
傳及漢儒之說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  
建子為正此是尊王第一義決無改易其答顏子  
行夏之時乃是為萬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

秋也凡王者正朔所以統壹諸侯用之紀年用之  
朝會若民事自依夏時後來漢武魏文帝始定用  
夏時是行夫子之言也合只就經文舉所書月以  
證改時改月如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此周之四月也當夏正建卯之月則改時改月甚  
明其證一也僖公三年六月雨若用夏正則六月  
乃建未之月則春不得耕夏不得種若是建己之  
月得雨可以耕種則於農事無妨故此年不書旱  
不書飢明是周正其證二也哀公十四年春西狩  
獲麟冬獵曰狩此是子丑月故書狩主夏正者謂

非時而狩所以爲譏澤以爲既不書公狩又不書  
狩之地乃虞人修常職本不應書所以書者爲獲  
麟耳決不可強以爲貶其證三也蓋周以建子之  
月爲春終是不正故夫子思行夏之時也同時有  
程氏端學者著春秋或問畧曰周不改時惟改子

月爲正歲故周官曰正月之吉始和正月者月之  
始也夏正建寅之月也吉朔日也始和者氣候初  
溫和也三陽爲泰和可知也若建子之月則天地  
閉藏冰凍地坼謂之始和可乎正歲者歲之始也  
周以子月爲歲首夏正建子之月也凌人之職正



歲十二月令斬冰言正歲在十二月之前者以十一月爲歲首也下文春治鑑夏頒冰秋刷不言冬者正歲即仲冬也斬冰即季冬也周不改時於此可見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孟子謂粢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至於日至之時皆熟以此知日至之義不可專以冬至夏至論也鄭氏周官註疏以正月爲周正月以正歲爲夏正月其說誤矣自左傳一失以春王正月爲周王正月孔鄭再失以周正說詩傳書杜元凱三失撰爲

長曆以從左傳之訛自是以來千有餘年諸儒議  
論膠固未能致辯于此迨伊川謂春秋假天時立  
義胡文定傳春秋祖述其說謂夏時冠周月夏時  
則寅卯辰爲春月周月則子爲歲首時自時月自  
月不相爲謀春王正月果如是乎予按兩說亦各  
可通文定以春爲夏正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  
爲周之月則時與月異朱子所謂月與時常差兩  
月穀梁直以春爲歲之始雖建子亦可爲春猶子  
時爲日之始也逸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我  
周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狩烝享

猶自夏焉故周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  
中夏教芟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  
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按中春卯月也中秋酉月也  
周禮監於二代故用夏時也桓公四年春正月公  
狩于郎昭公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以中冬爲春  
而狩田以中春爲夏而蒐田此周月也以子月爲  
正月所謂正朔也魯史紀年必以是爲始而蒐狩  
用周月不從夏時故夫子告顏淵曰行夏之時終  
覺周月以子爲春之不正耳在他經可以用夏時  
而春秋紀事必用周正據師說三證則周人改時

改月斷可知矣

宋元通鑑

四明陳桎嘗事張士誠爲編脩 國初徵爲修撰  
進直學士嘗作宋鑑綱目二十四卷行于世筆入  
其先世數事曰戶部尚書顯者嘗論蔡京之奸不  
復仕顯孫曰吏部尚書伸上章辨僞學諫韓侂胄  
北伐遂致仕伸子曰工部尚書德剛請復濟王官  
爵端平中左遷而卒德剛子曰太學博士著上書  
論賈似道奸邪出判臨安府桎即著之孫也成化  
中建陽知縣張光啓續通鑑節要盡去桎之繆而

併元史入焉惜其當詳者畧當畧者詳謬誤尤多如聖宋非強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盡室任風波舟楫顛危甚蛟鼉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此范仲淹赴桐廬郡至淮上遇風所作也而宋鑑以爲唐介詩且改強爲狂盡室爲今日蛟鼉爲魚龍可謂謬誤之甚者元鑑亦然徐世隆哭文丞相詩乃以爲王磐又如宋世三元者凡四人孫何王曾楊寘馮京是已顧又不載何寘而以宋郊則焉稽諸文獻通考郊登第之科省元吳感而謂鄉舉南省廷試皆第一何耶又如元泰定帝太

子名阿速吉八而以爲王禪王禪蓋梁王也若此之類最多姑舉其顯著者耳夫詩章姓名淺近易紀而猶謬誤則事涉曖昧者當何如邪此太祖明宗之死所以爲千載不決之疑也

何左丞賞罰

東莞謝用賓

京錄

何左丞

真遺事

言至正十五年

邑民王成陳仲玉構亂各稱相公直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真躬擐甲胄往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乃使其弟迪驍將黃從簡高彬等頓兵圍之久之未下真第三子貴曰何三舍者與從簡皆勇而

有謀素相合從簡力請貴同往密爲表餌之術成  
奴曰阿巢者甘焉時真下令募人能縛成者鈔十  
千於是奴遂伺間縛成以出真見而釋之引置上  
坐笑謂曰公柰何養虎遺患成掩面慙謝曰始以  
爲猶孰知其虎奴求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烹  
奴且駕諸轉輪車人推之又數人鳴鼓督奴使號  
於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懼此刑也又數人鳴  
鉦督奴妻噓火奴一號則群應之曰四境有如奴  
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待  
蒼頭子密不能過也真自是益有功頗自矜從簡

多所規益李質據有嶺西真欲併之以從簡諫而  
止後歸降封東莞伯余高祖諱從簡元末以保障  
功官至宣慰副使家傳缺畧得謝所錄而後知其  
詳因收入焉予祖母關氏南海山南人雖出鉅族  
能服勤習儉自洪武壬申稱未亡人足不出閫嘗  
談先世行事謂高祖保全李元帥正謂此亦樂癸  
未仲冬民舍大火將及所居他物不遑携惟持譜  
牒擁蔽其面額天哀號風反火回得免煨燼合家  
乘得存祖母之功也

風林壬課



風林先生朱學士允升升徽之休寧人博綜群書

皆有旁註至於數學卜筮靡不精究早從資中黃

楚望澤遊偕同郡趙汭受經餘暇遂得六壬之奧

偶訪友人見案上寘四合戲謂君能射覆乎中則

奉之否則爲他人餉也允升更索一合書射語亦

合而寘之曰少俟則啓適有借馬者友人令僕於

後山牽驢應之允升即令一時俱啓前四合皆魚

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

來借馬後山去牽驢賓主爲之絕倒徙居歛之石

門館于臨河程氏教其子大大爲繼母所苦楚幾

於驪姬一日告允升曰大不聊生矣遂自經後允升夢大至其室適報生子允升因名之曰同字大同且課之曰此子後必遭婦人之禍尋於所居山前創蓋草舍數十間鄉人恠之指以爲問允升曰後或車駕臨幸休軍旅於此爾丁酉秋 天兵下

徽

高皇帝素知允升名提兵過之果令軍士休其下允升既被召問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大悅遂預帷密議問所願欲曰請留宸翰以光後圃書樓

上親爲書梅花初月樓以賜之臨行更問之允升蹠  
而泣曰臣子同後得全軀而死臣在地下亦蒙恩  
不淺矣後吳元年拜翰林國史院侍講學士中順  
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誥詞曰眷我同姓之老  
實爲耆哲之英其見親禮如此洪武改元告歸省  
墓時年踰七十致仕歸卒年七十二子同仕至禮  
部侍郎善詩翰大被寵遇禁中畫壁多其題詠或  
令題詩賜宮人忽御溝中有流屍

上疑之將殺同因念允升之請令其自經壬課精妙  
一至於此允升前元甲申江浙行省鄉試第二人

戊子赴都省試下第授池州學正壬辰任滿還家  
其事

聖祖以講究大禮儀制取用云

嘉瓜祥異

洪武五年夏六月應天府句容縣民張穀賓家園  
產瑞瓜同蒂駢實以獻

高皇帝喜曰靈貺之臻也宴賚之

御製嘉瓜贊祝

其世生公侯人以謂張氏致此必昌且大居無何  
邑人有與其弟穀恭同姓名者坐事自經死有司  
掩捕其弟以塞責穀賓走訴

闕下或戒之曰訴之且得重罪不聽訴之併就執穀  
恭慟曰我被誣有司命也兄何爲者穀賓曰吾赴  
第之難奚悔焉卒俱死籍其家人傷寃之穀賓妻  
胡氏與其三子伯達伯安伯啓皆謫戍崇山伯達  
尋調赤水卒伯安留其第養母躬往繼戍焉既去  
而母亦卒人益傷之伯安有子諫後登進士擢御  
史人以爲理復其常然流離顛頓亦已甚矣瑞仄  
致異乃至於此由是觀之人家興衰固不繫乎草  
木以爲灾祥也

洪武六年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於是開文華堂禁中爲諸俊秀肄業之所堂去

奉天門不百武

車駕嘗幸臨之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正月  
初八日河南解額內選四名其第一人張唯年二十七永豐儒籍寓南陽府蘭陽縣其次王輝年二十八祥符縣人李端年二十一懷慶府河內人張昶年二十七洛陽人

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賜冠帶衣服靴襪二十三日山東解額

內選進五名其第三人王璉年二十三濟南府長  
山縣人次則張鳳年二十八任敬年二十六俱淄  
川縣人陳敏年二十三馬亮年二十五俱棣州人  
召見賦詩授官賜予亦如之於是唯等受命入堂

中讀書

詔詞林名臣分教之

太子贊善大夫

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等與焉

上謂曰昔許魯

齋諸生多爲宰輔卿其勉之於是聽政之暇輒幸  
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  
賜白金弓矢鞍馬寵錫甚厚濂輩雖司啓迪顧諸

生皆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侍燕閒詢及肄業孰進益瀛對曰無如張唯者因備述其雋才請錄爲弟子員上笑而許之蓋同時進者凡十有七人所可知者此九人耳三月初四日

上命應奉殷哲趙震暨唯等回家祭祖皆攝監察御史以行尋還任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將學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鄒傑等皆拜給事中禮遇雖未及唯等然侍從

車駕應制被顧問未始異也其後多出爲參政

惟張翀頴旣南陽府學教授時禁淫妄也蓋換蓋



謂之胡俗馬亮爲河南叅政時信國公湯和經過  
陪飲離席把盞和叱亮出對衆書喻以違禮禁罰  
之張鳳爲廣西叅政與同官蔣學按察副使虞泰  
僉事李湜相與燕飲交互換盞醉後致爭遂蹈刑  
憲其事不約而同禮部移文戒勅百官乃洪武十  
二年三月也

聖祖眷遇之厚千載一時諸人乃無能以功業自見  
者有

君無臣不能不令人感歎也水東日記以王璉爲姑  
蘇人蓋誤云

尊孔衛孟

國初象山錢惟明唐者貌魁梧善飲啗居嘗以豪傑自負元末天下大亂隱居年將六十見

國朝一統乃詣京師敷陳王道獻長詩一章稱

旨即拜刑部尚書洪武二年己酉詔孔子惟國學春秋釋奠天下不必通祀唐上疏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土宜令天下通祀報本之禮不可廢也上從其議

上嘗覽孟子至土芥寇讐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

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與  
觀自隨袒胷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

上見其剴切出於至誠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  
配饗得不廢一日召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  
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  
下不跪不為倨常諫官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  
罪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即命撤圖唐之論諫尊孔衛孟正色立朝  
於是乎有可稱矣

貴妃禮制

洪武中成穆孫貴妃薨 詔東宮服齊衰杖期懿文

曰在禮惟士為庶母服總大夫以上則無服

陛下貴為天子而臣為庶母服總非所以敬 宗廟

重繼世也 上怒太子正字桂彥良持衰衣之懿

文服以拜謝遂著為禮制甲子九月 孝慈皇后

喪既除冊李氏為皇淑妃燕賜百官有差郭氏亦

進號皇寧妃没而服衰以母視之冊而無皇以君

視之別嫌明微以正內也李氏鳳陽壽州人父傑

洪武初以廣武衛指揮北征陣亡見劉學士集

禮儀尚左

聖祖初起兵猶用元制甲辰正月江南行省群臣奉  
上爲吳王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吳元  
年丁未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善長爲  
左相國達爲右相國禮記玉藻曰聽鄉任左註云  
凡立者尊以見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之右  
是以聽向皆任左以尊君想當時二人侍

上坐必任左可知今中原及北方主賓相揖立時以  
右爲尊就坐以左爲尊其得禮意由近輦轂故也

### 禁水火葬

聖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尸之氣惡之

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世狃於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爲甚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埋之而後去洪武三年禁止浙江等處水葬火葬中書省禮部議以民間死喪必須埋葬如無地官司設爲義塚以便安葬並不得火化違者坐以重罪如亡歿遠方子孫無力歸葬者聽從其便刑部著之律令斯法也我

聖祖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宋復元讐言

胡元斌宋于厓山其禍烈矣帝昶既降封瀛國公  
史莫究其終然在燕八年因殺文丞相始給衣糧  
則是未給之先凍餒可知其意未嘗欲其生也後  
爲僧號合尊有子完晉亦爲僧俱坐說法聚衆見  
殺其母舅吳涇全翁夢二僧曰我趙昶也被虜屠  
害已訴諸上帝許復讐矣已而中原大亂韓山童  
自稱宋裔燒香煽妖言孔雀明王出世既敗死至  
正十五年二月劉福通等迎其子林兒稱宋帝于  
亳縣其地舊有明王臺因以爲壇遂號小明王改  
元龍鳳二年下江南三年開江南行省以吳國公

爲大丞相卒啓我大明以滅元者宋也楚南公  
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其後倡義伐亡道秦者爲  
張楚之陳涉楚將項燕立懷王孫心號義帝沛公  
乘之卒以滅秦漢祚訖于帝禪禪實降于司馬昭  
柄魏時外金弗祀晉寔爲之劉淵既僭稱漢帝執  
辱懷愍而自言漢裔終篡晉位者又劉裕也李唐  
本支盡殲于朱溫其子孫不能報而李存勗報之  
是爲唐莊宗溫父子僅十餘年宮瀆廟燼而神堯  
文武祀于南唐乃與五代相終始宋復元雙大氏  
相類嗚呼天豈夢夢者邪



朝雲集句

洪武中西菴孫典籍仲衍贊號嶺南才子工於集

句叙所作朝雲詩一百韻語多不錄錄其叙蓋傳

奇體以資談詭爾叙曰庚戌十月余與二客自五

仙城泛舟遊羅浮道出合江訪東坡白鶴峯遺址

還艤舟西湖小蘇隄下夜登棲禪寺留宿精舍時

薄寒中人霜月如晝山深悄無人聲二客醉卧僧

榻上余獨散步東廊壁光皎潔若雪隱約有字急

呼小奚童篝燈讀之字體流麗飛動似做衛夫人

書法詩凡十首皆集古語而成者其一曰家住錢

塘東復東偶來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鬢逢秋色半  
壁殘燈照病容艷骨已成蘭麝土露華偏濕蕊珠  
宮分明記得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其二曰妾  
本錢塘江上住雙垂別淚越江邊鶴歸華表添新  
塚燕蹴飛花落舞筵野草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  
水如天人間俯仰成今古只是當時已惘然其三  
曰三生石上舊精魂化作陽臺一段雲詞客有靈  
應識我碧山如畫又逢君花邊古寺翔金雀竹裏  
春愁冷翠裙莫向西湖歌此曲清明時節雨紛紛  
其四曰東望望春春可憐江籬漠漠荇田田遶籬

野菜飛黃蝶糝徑楊花鋪白氈雲近蓬萊長五色  
鶴歸華表已多年夢回明月生南浦淚血染成紅  
杜鵑其五曰浮雲漠漠草離離淚濕春衫鬢脚垂  
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鐘隨野艇回  
孤棹蟬曳殘聲過別枝青冢路邊南鴈盡問君何  
事到天涯其六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惱斷蘇州刺  
史腸猿帶玉環歸後洞君騎白馬傍垂楊鶴羣長  
遶三珠樹花氣渾如百和香慚愧情人遠相訪爲  
郎憔悴卻羞郎其七曰孤月無情替翠巒金爐香  
燼漏聲殘雲收雨散知何處鬢亂釵橫特地寒去

日漸多來日少別時容易見時難明朝有約誰先  
到青鳥慙慙爲探看其八曰杏花疎雨立黃昏金  
屋無人見淚痕短鬢欲星愁有效此身雖異性常  
存關門不鎖寒溪水環珮空歸月夜竟倚柱尋思  
倍惆悵夜寒斂玉倩誰溫其九曰萬紫千紅總是  
春登臨一度一思君舞低楊柳樓心月香沁梨花  
夢裏雲風景蒼蒼多少恨陰蟲切切不堪聞思君  
今夜腸慙斷書破羊欣白練裙其十曰零落殘魂  
倍黯然一身憔悴對花眠南園綠草飛蝴蝶落日  
深山哭杜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長圓

此聲腸斷非今日風景依稀似往年其後復書羅  
浮王仙姑月夜過此有感而賦余驚曰此非仙語  
乃人間意態也方欲再諦視而燈為北風所滅月  
亦煙晦林木淅瀝作山鬼聲余毛髮森豎不敢久  
立即還室掩戶踉蹌而卧夢一美人上衣紅綃下  
衣繫荷絲裙從花陰中來年可二十六七奇葩逸  
麗光奪人目風鬟霧鬢颯然淒冷殊不類人世中  
所見者彷彿若有金支翠蕤導從其前後隔竹先  
聞歌聲似吳人語余側足傾耳竦身聽之則悠揚  
宛轉欲斷還續半空松栢作笙簫聲助其清婉而

蠻蚓唧唧若爲之擊節也其詞曰舞衫歌扇舊因  
緣萬事傷心在目前雲物不殊鄉國異天桃窓下  
背花眠煙籠寒水月籠沙誰信流年鬢有華燕子  
啣將春色去夢中猶記詠梅花青山隱隱水迢迢  
客夢都隨歲月消惟有別時今不忘水邊楊柳赤  
闌橋杜陵寒食草青青長誦金剛般若經雨冷雲  
香吊書客夢中同躡鳳凰翎遠上寒山石徑斜宮  
前楊柳寺前花紅顏未老恩先斷莫怨東風當自  
嗟與君畧約說杭州山外青山樓外樓屈指別來  
經幾載愁心一倍長離憂旅館寒燈夜不眠湘波

冷浸一枝蓮何時最是思君處月落烏啼霜滿天  
欲寫愁腸愧不才依稀猶記妙高臺問余別恨知  
多少巴蜀雪消春水來紫烟衣上繡春雲一樹繁  
花對古墳辛苦無歡容不理半緣脩道半緣君春  
愁冉冉帶餘醒珍簾銀牀夢不成知子遠來深有  
意酷憐風月爲多情光陰卒卒一飛梭怨入東風  
芳草多舊枕未容春夢斷秦雲楚雨暗相和身前  
身後思茫茫秋菊春蘭各吐芳慚愧情人遠相訪  
爲郎憔悴卻羞郎歌已復續拗體詩三首白袷玉  
郎寄桃葉金鞍駿馬換小妾翠眉蟬鬢生別離南

園綠草飛胡蝶野棠開盡飄香玉細柳新蒲爲誰  
綠忽忽窮愁泥殺人逢人更唱相思曲瞿塘嘈嘈  
十二灘遶船明月江水寒欲隨郎船看明月遊絲  
落絮春漫漫其聲哀而不傷怨而有容疊疊而不  
窮如孤鳳之鳴梧桐雌龍之吟水中也歌闕余不  
覺泣下亟趨見之環珮餘音猶冷然也謂余曰妾  
錢塘歌者眉山蘇長公妾也言訖不見余亦驚覺  
詢之寺僧則曰寺南有王氏朝雲之墓今數百年  
矣或其餘魄也邪余怛然自矢酌以椒漿云

雙槐歲抄卷第一